明名臣言行錄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

侍講方文正公孝孺

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州寧海人至正丁酉生以廷臣薦官至翰林院侍講學士靖難後不屈死南都

補謚文正

父齊寧守克勤有惠政始生之日有大星墮于其家幼精敏絕倫雙眸炯炯日讀書積寸爲文雄邁醇深鄉人稱爲小韓子年十五侍父宦遊濟上覽周公孔子故宅求七十子遺跡慨然歎曰使吾得遇孔子同時縱顏閔未可幾其餘豈多讓哉

長從宋公濂遊宋門下多名士公一旦遂出其上先輩
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如也恆以明王道闢異端
爲己任故世咸以爲程朱復出嘗臥病絶糧家人以
告笑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窮豈獨我哉
洪武十五年以吳沉揭樞薦召見賜之宴几稍欹必正
而後坐上喜其舉止端整謂皇孫曰此莊士當老其
才苟汝遣還鄉會仇家得罪詞連公籍其家械送闕
下上識公名特賜開釋令奉祖母挈妻子還二十五
年又以薦召至上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府學
教授公日與諸生講明聖學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

子師公每見王必陳說道德講經論文無虛日王甚
喜爲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癸酉丙子徵入典試應天府戊寅皇太孫卽位廷臣交
薦召爲翰林博士進侍講尋陞侍講學士凡將相大
政議輒咨公上好讀書每有疑卽召使講解臨朝奏
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公就扆前批答公嘗作書事
詩曰斧扆臨軒几硯間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
揮毫久攜得香烟兩袖還又曰風軟彤庭尚薄寒御
爐香繞玉闌杆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
時大召名儒修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公爲總裁會

改謹身殿名正心公獻銘作凝命神寶公又獻頌皆
規正君德比定官制改文學博士
北兵起日召諸議詔檄皆出公手建文帝遜去文皇以
姚廣孝言召用公不肯屈繫獄一日遣人曉諭再三
終不從又欲草即位詔皆舉公乃召出獄斬衰入見
悲慟徹殿陛文皇諭曰我法周公輔成王耳公曰成
王安在文皇曰伊自焚死公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文
皇曰國賴長君公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降榻勞
曰此朕家事耳先生毋過勞苦左右授筆札又曰詔
天下非先生不可公大批數字擲筆於地且哭且罵

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文皇大聲曰汝安能遽死即
死獨不顧九族乎公曰便十族柰我何聲愈厲文皇
大怒令以刀抉其口兩旁至兩耳復錮之獄大收其
朋友門生每收一人輒示公公不一顧乃盡殺之然
後出公磔之聚寶門外公慷慨就戮爲絕命詞曰天
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
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
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復詔收其妻鄭氏妻與諸子
皆先經死悉燔削方氏墓初籍十族每逮至輒以示
公公執不從乃及母族林彥清等妻族鄭原吉等九

族既戮亦皆不從乃及朋友門生廖鏞林嘉猷等爲一族並坐然後詔磔於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謫戍絶徼死者不可勝計公季弟方孝友就戮時公目之淚下孝友口占一詩曰阿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到家山士論壯之以爲不媿公之弟公又有二女年俱未笄被逮過淮相與連袂投橋水死

公初被薦時王叔英與書以時措之宜爲言公亦然之及侍上輒慕古王政即欲見諸行事以故多紛更卒無成效

公和而貞事親孝篤於師友克勤被誣謫戍上書乞以

身代宋濂葬夔州公自漢中走往祭墓告蜀王恤其

葬備至

公五經百家皆已紬繹凡理學淵源之統人文絕續之

紀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詳靡不研精離析而

會歸于大道嘗謂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列爲二十八

箴又作雜誡三十八章以自警謂化民必自正家始

作宗儀九篇謂先王之治先德化而後政刑作深慮

論十首以鑒臣女主　雖一天下不可爲正統作

釋統三篇多先哲所未發者四方爇齋得一字寶于

金璧所著有遜志齋集四十卷又有周禮考次大易枝辭武王戒書註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言諸書遂不傳

洪熙初登極嘗謂羣臣曰若孝孺輩皆忠臣詔姧臣黨與從寬典方氏遺族始有赦還鄉者因立祠堂祀公成化初遺文始行或曰錄孝孺家時得䝉典史澤周旋藏其幼子以故公尚有後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枝一葉是君恩也公死節事至今百六十年人皆歷歷能言雖人人殊其成仁取義之死靡悔斷然不可泯滅而同時文學柄用之臣際會功名史有別書以故

彭惠安公韶哀江南詞有曰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魏澤字彦恩溧水人有孝行洪武末官督府經歷建文中謫寧海典史

外史氏曰嗚呼公平日以周公孔子孟子自處海內之人亦皆謂程朱復生及其得君之專也格心之學經術之業無聞焉何邪然其一死之烈天日爲之悽慘人以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歸之其亦無媿也夫

修撰王文忠公叔英

字原采號靜學台州黃巖人洪武中以薦起仕至翰林院修撰建文四年六月殉難南都補謚文忠初從外姓陳篤志力學洪武中與楊太中葉見太方孝孺林右並徵至京辭還鄉二十年薦起家仙居訓導三十年改德安府學陞漢陽知縣有惠政常遇旱虐禱不效遂絕食天大雨復祈晴遂霽

建文初方孝孺欲復古井田公遺書力阻之曰凡人有才固難能用其才者尤難子房之于漢高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于漢文不能用其才者也方今明良相

値千載一時但天下之事固有行于古而亦可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是也亦有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而行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得時措之宜也方得書薦之朝

已卯召爲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問學曰謹好惡曰辨衺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愼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證今古可見行事又曰太祖除姦剔穢抑强鋤梗如醫去病如農去草去病急或傷體膚

去草嚴或傷禾稼是故體膚病去則宜調燮其血氣
禾稼草去則宜培養其根苗幷論行限田法甚具識
者知其有經濟遠畧建文深嘉之日見信重
靖難兵至淮上公奉命募兵廣德聞上已遜位卽慟哭
會齊泰奔公曰泰貳心矣急擒泰至寓問之乃相抱
哭相語共圖再舉已而知不可爲乃沐浴衣冠書絕
命詞藏衣裾間自經于玄妙觀銀杏樹下詞曰人生
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余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
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嚥意者
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常念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

豈不佳所見亘獨偏高蹤邈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又題其絫曰生既久矣未有補于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聞者悲之
文皇登極治奸黨妻金安人繫獄死二女赴井死公將死移書祠山道士盛希年葬我祠山麓希年天台人收葬公墓在州城西五里許正統中楊士奇題其墓曰嗚呼翰林修撰王原采之墓士奇本公薦起也後建忠節祠祀公妻及二女有貞烈祠在黄涔縣上公所著有靜學集

左拾遺戴毅直公德彝

浙江奉化人洪武甲戌進士第二靖難後不屈死

南都補諡毅直

入翰林為編修甫三載陞侍講上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為職然既列近侍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民生利害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群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直言讜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盡以古人相期待公與侍讀張信等皆頓首謝由是感奮思所以稱上意拾遺補闕以直聲震于朝後改監察御史益善於其職建文年間改右拾遺靖難師迫與

黃子澄齊泰等日夕畫策防禦成祖即位召見不屈
被戮邑人立忠烈祠祀之
公死時有兄俱從京師嫂項氏家居聞變度禍且赤族
令盡室逃并藏公二子於山間毀戴族譜獨身留家
及收者至一無所得械項氏焚炙遍體焦爛竟無一
言戴族遂全

編修王文節公艮

字欽止江西吉安縣人建文庚辰進士靖難師迫

服腦子死南都補謚文節

建文己卯鄉試第一明年對大廷復當第一以貌不及

胡廣且廣對策有親藩陛梁人心搖動等語人以為

敢言遂擢廣狀元而以艮次之遵洪武乙丑事例首

甲皆授修撰艮與第三人李貫皆與焉公聞靖難師

起居常憂懼及于事迫乃闔門涕泣不已與妻子訣

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復生矣豈能復顧

汝等哉

北師入城胡靖解縉吳溥爲艮鄉人皆集溥舍縉陳說大義靖亦憤激慷慨艮獨流涕不言溥曰三子受知最淺事在頃刻若溥去就固可從容也臨別去溥子與弼尚幼嘆曰胡叔能仗義大是佳事溥曰不然獨王叔死耳語未竟隔牆聞靖呼曰外鬧甚可看豬溥顧與弼曰一豬不忍寧自忍乎須臾公舍哭聲動已伏鴆死矣

文章雄偉光耀常曰悖于理而工于辭者非不知理悖也欲希世而盜名也吾竊耻之詩調高古一以理爲主警策淵永字畫精楷皆稱其爲人

永樂初上出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餘通令解縉等編閱
留軍馬錢糧數盡焚諸言語干犯者因從容問貫縉
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貫獨頓首曰臣貫實未
嘗有也上曰爾以是爲美耶食其祿思任其事當國
家有事時官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盡心於
建文者惡導誘建文壞法亂政耳爾等前日事彼則
忠于彼今日事朕當忠于朕不必曲自遮蔽也後貫
遷中允坐累繫獄十年竟死獄中貫亦吉水人

編修程公濟

字[illegible]朝邑人洪武中明經建文初授編修帝遜位周旋艱險後莫知所終

以明經爲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公寢食在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公召入仰面大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獄已而兵果起赦公以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樹碑敘戰功及統軍者姓名公一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後文皇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

鐵椎椎碑再椎遽曰止止爲我錄碑文來已而按碑族之諸將無得脫者公姓名正椎脫處得免公纍之祭纛碑也淮上諸將敗建文帝召公還京師

初公與邑人高翔並以明經徵翔勵名節公好術數翔止公勿爲此公不聽已而有兵事公又勸翔學我術翔曰我願爲忠臣也金川門破翔招公同死公曰我願爲智士也翔竟死之建文帝急召公入問計公曰天數已定惟可出走免難耳立召僧爲建文帝落髮公從之出每遇險幾不能脫公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後隨建文帝至南京入尚識公至京莫知所終

紀善周貞毅公是修

初名德以字行江西泰和人洪武末薦辟仕至衡府紀善建文四年六月殉難南都補謚貞毅

少孤力學舉明經爲霍丘學訓導入見高帝問家居何爲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高帝喜擢周府奉祠正逾年從王北征至黑山還陞紀善建文元年王有過盡逮府吏詔獄公以嘗諫得免

建文元年改衡府紀善上聞其母賢書賢母二字賜之因言師胡穕渚賢復書樵渚二字賜之衡王者建文帝弟也衡王未就國公留翰林修纂好薦達知名士

數陳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衆
共挫折之公屹不為動
北兵渡江宮中自焚公留書其家別友人江仲隆解縉
胡靖蕭用道楊士奇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
死年四十九自銘其衣帶曰在籓國欲不負籓國故
常河間東平其王切諷以孔孟之仁義而不已也在
朝廷欲不負朝廷故常堯舜其君歷陳以禹皐之道
德而止也欲繼先哲之淳風開後來之正覺越十餘
年而言皆不行志皆不遂以至于此非天也耶歸於
聖人之門庶無罪悔因自盡於尊經閣下其帶至今

子孫世守之祭必以陳

文皇繼統都御史陳瑛言是修不順天命請加誅戮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勿問是日中書舍人臨川聶同文因迎新天子天熱走急遂死途中噫均一死也豈若死舊君之爲得哉

公嘗約楊士奇解縉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同死首至胡廣門見其方令家人飼猪乃亟退餘悉負約後士奇作公傳語其子曰當時我脫與若父同死今誰爲若父傳者聞者笑之

公內貞外和孝友忠信非其義不苟取性行坦直寄懷

冲澹其學自經史百氏下至陰陽醫卜靡不通究好吟咏每旦伸紙濡毫自述所懷文先理致若不搆思雍容雅贍皆可傳誦所著有詩小序詩集義詩譜論語類篇廣衍太極圖綱常懿範通言家訓蒭蕘集進思集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生死爲慮故其行無不果因取古今忠節遺事輯爲觀感錄朝夕省覽不負其志

國子博士黃公彥清

不知何許人

建文四年公以在駙馬都尉梅殷軍中私謚建文坐死并逮從子貴池典史金蘭等繫獄殷言公實不在軍中金蘭等得釋金蘭後官至知縣南京故老言建文巳卯庚辰間法網疎闊道不拾遺有得鈔于衢者輒拂其塵土置高潔處以石鎮之而去一時士風朴實尚義者多靖難兵入京之夕郎御史給舍四十餘人相與縋城遁去詰朝御史以聞文皇不問已而深山窮谷中往往有傭販自活禪寂自居如所謂雪庵和

尙者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八

尚書張公紘

字昭季陝西富平人洪武中舉通經官至吏部尚書建文四年七月自經於部之後堂

爲東宮侍書才識通敏太子器重公洪武十二年冬陞通政司左參議試左通政十五年雲南平出爲右參政陛辭上賦詩二章賜公歷進左布政使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祠祀公廨上下典儀經費程度悉公裁定彝民乎說遠邇奠安是時雲南寓賢董倫王景韓宜可輩不問識不識皆厚恤之以故遷謫至者如歸

二十六年三月秩滿入覲治行爲天下第一特令吏部
勿考賜璽書曰曩者討平西南彝命官撫守爾統實
先往任今五年言出則諸彝聽服令布則四野懽忻
皆由誠信相孚克共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
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
南汝往欽哉賜宴及道里費
公治雲南既有次第乃設廟立公廨錄上勅諭三侯及
諸武臣所以經理蠻方者藏之廟學而序其端曰書
具六禮雖兼著臣言皆君道也故一代謨訓功烈必
言命言天而臣奉承之洪武辛酉歲天兵西下雲南

自興發之始暨奠定之後神機妙算出自上裁有詔有勅或諭大將或諭守臣莫不明見萬里綜理微密所謂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虞書以典命篇釋者謂冊在几上象尊閣之意臣統謹按故事再拜錄藏于文廟之尊經閣上嗚呼西南之地方數千里皆山林幽昧種類龐雜性如飛走易惑難化仰惟創業之君輔運之臣風雲際會于一時而威德周同于四表故能投之斯獲豐功偉績如是神也于以見聖人經營之勤睠焉西顧者屢矣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逸不忘勞安不忘危敢告後之君子

三十一年召爲吏部尚書滇人如失父母時建文帝嗣求遺逸日集闕下率命公試鑑識精絕各當其材會修太祖實錄被旨試翰林編纂官考第高下公得楊士奇策喜日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辭之工也奏第一授王府審理副靖難後召公及戶部尚書王鈍諭日卿二人久事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覩時政有戾舊制者直告朕無隱庶稱厚望老成之意公出遂自經吏部後堂死

公嘗爲雲南公廨記曰雲南於古爲荒外不治之地山

朴幽阻民俗草昧各種各部如蜂蟻然無教令等威之制無宮室服用器業之資生理旣不足繫其心又奇險可以容惡是以樂縱恣而安悖亂苟束之以法而強之以不能彼不㸔然相篚則䀹然長往矣昔在漢晉雖嘗設官亦卽其要會而領之隋唐閒頗置州郡皆不過羈縻而已固未嘗如中國閭井其人也元以四夔氣類相近因而撫之爲宜然其弗靖者猶爾也是以志烈之士非不欲草薙而禽獮之顧其勢有所不行亦喋齘久之乃已徐而思之有如耐饑渴習霧露乘高走險殊死而不顧者乃其所長然而性多

荒惰暗事機雖則易合亦復易離制禦之道必也德威廉信四者兼資故當無事則宜佚蕩簡易寬小過守大綱如班定遠之言或有蠢賊則乘其未滋霆衝電激指的而中之以懲其餘斯亦攻心伐謀之大端敬告來哲不知所裁

靖難兵起錄中朝奸臣二十八人紱與焉以茹瑺李景隆薦得復職上以建文改易群臣散官之制顧侍臣歎息曰建文他亾論即吏部散官一節何關利害陵土未乾寧忍為此遂愴然變色曰凡開創之主經歷多而謀慮遠每作一事籌度始行欲子孫世守之訣

佻之臣伸其私智妄用更變嗣君不明乃謂善之至
國斁民叛喪厥社稷因與戶部尚書王鈍並召曰卿
等皆老矣可解職務月給半俸居京師統退自經于
吏部之後堂
外史氏曰統之死較之諸公雖未爲烈然其過于鄭賜
王鈍輩則遠矣故忠義流芳中亦載之

四

侍郎毛公太 郎毛太亨

不知何許人

建文元年代王謙爲左侍郎蹇義爲右張紞爲尚書太文章政事皆優所與交者並中朝俊彥靖難兵起數上封事條方畧紞死太亦死

尚書陳忠烈公廸

字景道寧國宣城人洪武八年薦辟仕至禮部尚

書建文四年六月殉難南都補諡忠烈

幼倜儻有志操洪武初辟郡學訓導嘗爲郡草萬壽賀

表上覽而異之十二年近臣薦召爲翰林編修十八

年陞侍講預修大典二十四年陞山東左叅政補𨽻

弭盜民德之二十七年內艱二十八年陞雲南右布

政使時普定曲靖烏撒烏蒙諸彝煽亂公率土兵擊

破之捷聞賜金幣

三十一年建文帝卽位改官制定六部一品免尚書鄭

沂等徵公爲禮部尚書建文二年知貢舉是年水旱
有旨集議公言刑獄未淸宜勑法司擇公廉仁厚者
分詣郡縣審覈獄囚無令久淹致傷和氣又言逃民
家業既喪且畏公私逋負失今不卹必嘯聚爲患宜
使有司招徠其不願歸者聽附籍種田暫免差役則
民安而盜息矣皆從之
北兵起公與齊泰等上疏陳大計請擇大將知兵者委
以成功李景隆方視師極言姦邪不忠不可使任兵
權三年加太子少師辭兼俸李景隆及諸將屢戰敗
受命督軍儲過家未嘗入聞變即赴京師文皇繼統

召公責問慢罵不屈與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日就戮將刑鳳山呼曰父累我叱勿使言罵不絕口割鳳山等鼻舌爇熟與食問公好否曰忠臣孝子的肉香美無比益唾詈俱夌遲死既死人于衣帶中得詩有曰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明于日照徹區區不貳心又有五噫詞並悲烈蒼頭俟來保拾遺骸歸葬縣計家橋姻戚之連坐者擬而投諸湍幼子珠生五月乳母芮濳置溝中得免八歲為怨家所訐文皇特宥死詔戍撫寧尋徙登州為蓬萊縣人

洪熙初詔釋公宗姻戍邊者還鄉給產業成化壬寅郡人祀諸鄉賢祠甲辰郡守涂觀復于公故居立祠祀之後湮廢嘉靖乙未驗封郎中李默請判寧國復置祠祀郡人私謚曰靖獻

侍郎黃文貞公觀

字瀾伯池州貴池人洪武辛未進士仕至禮部侍郎建文四年殉難南都補謚文貞

初從父贅姓許幼穎敏受學元待制黃哻哻死節公益砥礪嘗築聚微書舍誦讀甚勤洪武甲子貢入太學是歲領鄉薦第一辛未會試第一廷對禦戎策大要以天道福善禍淫之機人事練兵講武之法爲言復擢第一拜修撰日侍御前每賜顧問命編寫省貪等錄上以其有政事才凡法司諸椈文令公撰成即書之又令清理軍職貼黃兼管註銷諸司案牘侍東宮

講論累遷尚寶卿禮部侍郎乃復其姓
建文中改侍中掌尚寶司事與方齊並見信用文皇索
齊黃時公草詔極其詆斥建文四年公奉詔募兵上
游并督諸郡勤王文皇巳即位列文職奸臣罪狀公
名第六先索寶不知所在或言巳付黃觀出起兵矣
公至安慶聞變痛哭謂人曰吾妻翁有志節必不辱
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自京奔至言夫人暨二女
同被執有象奴得之索釵釧出市酒殺夫人急携二
女率家屬十人投淮清橋下死公慟哭至李陽河聞
建文皇帝避位新天子即位三日矣朝使索寶來召

知不可爲給曰入賀新朝禮當豫習朝服東向再拜投羅剎磯湍流中人急以鉤挽之僅得珠絛椶綱以獻命東錮蒙公帽而斬於市年三十九逮姻黨百餘人繫獄仁廟初悉放還友人柯暹立傳不敢出是後清溪居民時見冠冕者一人攜二三女郎立溪畔人謂公也駭歎立祠

景泰中進士邑人孫仁使遼有老卒朱𢽾給事公館亦以公累戍邊者𢽾故爲諸生從公游仁問舊事且泣且言甚悉翁氏池口人沒時有司收其屍并二女具棺殮以待朝命不報天順中池人至南京柳林破棺

猶有存者詢之父老咸曰此黃狀元妻女云淸江龔守愚知貴池始于學宮西偏卽其故址立祠祀之今金陵賽工橋側亦有翁夫人暨二女墓祠

尚書齊節愍公泰

初名德畿內溧水人洪武戊辰進士仕至兵部尚書建文壬午六月殉難南都補謚節愍

初受知太祖更賜今名歷禮兵部主事會雷震謹身殿上禱郊廟公以官九年無過得陪祀三十年陞兵部左侍郎明年進本部尚書上嘗召公問邊將姓名公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公出袖中手冊進簡要詳密上大奇公是年閏五月受顧命輔皇太孫時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專制地嫌勢逼詔諸王臨國中母奔喪王國所在吏民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不說謂此

齊尚書疏間我也嘗使北平賄公公受歸請爲兵費上亦倚重公文皇時自燕邸入臨至淮安公言上急出勑符勒歸國又與太常卿黃子澄建策凡親王有罪國輒除於是遷周王橚於雲南徙代王桂於邊執齊王榑囚之湘王柏闔宮自焚降岷王楩爲庶人圍燕王宮符下甚急

建文元年靖難兵起公專主籌畫命將出師上日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處便殿弄柔翰詔閫外事一付公公遂移檄指斥倂屬籍或難之公怒曰名正言順敵乃可服故靖難兵遂以誅公爲名上疏請發奸臣

齊泰黃子澄等與臣訊究陛下即不發兵必不傳兵且抵京赤地千里時尚遣諸王督監諸軍公以谷王橞遁歸師慮遼寧二王近燕爲變皆召還遼王至寧王竟不至

二年靖難兵日進逼淮泗乃假譎公與澄官求解兵遣李景隆致意于燕謂齊黃屏竄遐荒可息兵歸藩不聽進兵益急尋召公未及還金川門開建文遜去公追至廣德欲往他郡起兵興復所乘白馬慮人識之乃以墨塗馬既而行遠汗流墨脫有見者曰此齊尚書馬也竟被執見文皇死死之從兄弟敬宗等皆死叔

時永陽彦等謫戍兒甫六歲給配赦還今其子孫猶存故居爲鋪舍人猶稱尚書鋪仁宗爲長陵神功聖德碑述建文焚崩喪以天子禮臣僚非其罪者咸復之於是公等宗黨皆得赦給還田土且戒天下毋得以奸黨相告訐云嘉靖中知縣謝廷蔬爲祠祀公嘉靖己酉尚書鄭曉至溧水造公祠見其五世孫光裕即六歲兒之後也

尚書鐵忠襄公鉉

色目人居鄧州洪武中國子生仕至兵部尚書建
文四年殉難南都補謚忠襄
授禮科給事中調五軍斷事奏對詳明上喜賜字鼎石
藩府坐法刑官久鞫不能奏當上屬公立決上益喜
凡兩法司疑獄盡屬公未幾陞山東參政
建文元年秋北兵起耿炳文戰敗二年李景隆代將師
五十萬駐德州命公督餉飛芻輓粟水陸並進軍輿
不乏五月靖難兵圍濟南甚急公暨徐將軍盛統兵
高僉憲宋參軍張都統王太守王府校等悉力防禦

令軍民詐降開城門候文皇入急下鐵板幾中比出戰令軍士噪罵文皇以大礮擊城將破公書高皇帝神牌懸其處遂不敢擊每隨機應變竭智能禦守盡毀北兵攻具累敗之相持三月圍解宋參軍說公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留守北平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縣堅守者寔多郭資輩書生大參公能出奇兵陸行泝真定南朝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倡義而起者大參公便宜署部號令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號驍勇大參公檄

諸守臣倡集義勇候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大叅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背腹受敵大難旦夕平耳公以軍餉盡于德州城守三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駑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牽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犒問辛苦述賦賡歌激發大義未幾又有東昌之捷建文以却敵之賞賞公進布政使再陞兵部尚書叅盛庸

軍務賜金幣誥命封三代

平安戰小河公援之北兵連敗王真戰沒中原震動文

皇欲北還會中官有招者諸將亦請乘虛直進遂督兵渡淮盛庸連敗不踰月京師不守公擁殘兵在淮南爲人執以獻十月至京俘見反背坐庭中正言不屈令一顧終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爇其肉納公口中令啖之問曰甘否公厲聲曰忠臣孝子肉有何不甘遂寸磔之至死猶喃喃罵不絕文皇乃令舁大鑊至納油數斛熬之投公屍頃刻成煤炭導其屍使朝上轉展向外終不一顧文皇大怒令內侍用鐵棒十餘夾持之使北面笑曰爾今亦朝我耶語未畢油沸蹙濺起丈餘諸內侍手皆爛棄棒走屍仍反背

如故文皇大驚詫命葬之時年三十七父母安置海南男福安年十二發河池編伍康安七歲充匠尋戮死

外史氏曰嗚呼使中原數載之間守土之臣盡如鉉也則靖難之師雖出神算豈能飛渡江淮也耶惜乎用之已晚不能盡厥施耳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

尚書侯勤貞公泰

字順懷南和人官至兵部尚書建文四年七月殉難南都補諡勤貞

北兵起上抗禦之策督餉山東屢進言於李景隆不能用濟寧不守輜船陷沒還京建文四年又出淮安督軍餉得便宜行事文皇即位公至高郵與隸上高茅卯仔同執下錦衣衛獄七月十日死弟敬祖子玘皆死籍其家幼子京兒永樂九年尚繫錦衣獄中

尚書暴剛烈公昭

字[illegible]山西浮山縣人洪武中薦舉仕至刑部尚

書建文四年七月殉難南都補謚剛烈

初授大理司務歷北平布政司叅政二十八年陞左都

御史二十九年陞刑部尚書清介有峻節服官布衣

麻履而已三十年五月奉旨取大誥條例附載于律

名曰大明律誥六月署政平訟理二牖論罪囚上諭

公等曰人言法家少恩此後世用法之過故有是言

朕觀唐虞之世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安有是言爾等

毋論因引至朕前雖詳其致罪之由然一時裁決恐

未得其情至今論囚惟武臣死罪朕親審之其餘不必親至朕前但以所犯來奏然後引至承天門外命行人持訟理旛傳旨諭之其無罪應釋者持政平旛宣德意遣之繼令府部院科等官詳加審錄寃者即爲奏聞無寃者實犯死罪以下悉如律其雜犯死罪者准贖

建文帝即位充采訪使至北平知有變亟歸言於朝請爲備北兵起設北平布政司于眞定公以原官掌司事與鐵鉉等悉心經畫北兵入京執之不屈上怒命先去其齒次斷手足罵不絕口斷頭乃已

布政張節愍公昺

字[illegible]澤州人洪武中舉人才官至刑部侍郎建文元年七月被擒死南都補謚節愍

建文皇帝即位諸大臣言藩王周代岷谷湘相繼告變藩國所在宜簡精強謀畧有威望者爲守臣躋歷公出掌北平布政司事與謝貴並受密命未幾詔讓文皇公與貴遂集兵部署守王城文皇亦稱疾不出長史葛誠謂公王無恙公不信張玉朱能請文皇起兵文皇曰昺貴已先發非計擒二人不可

文元年七月六日會朝廷遣人坐名逮府中官較文

皇盡縛置庭中召公與貴入付之公以文皇見兵大集窘不得已縛府中人獻朝廷不娭防守遂觧至端禮門內伏兵起縛二人文皇擲杖起立曰我何病爲爾等所迫耶公不屈死屍得還葬

公初至北平以吏李友直機警可寄心腹令詗府中事友直輒竊其章泄聞於燕王而都指揮張信亦以貴謀告之以故府中得爲備公死友直遂得爲北平叅議靖難後族公家株連其親戚法司以程亨等五人見太宗曰張昺之親與鐵同頑直須爐治耳引出生燒之疎遠及里人並戍邊一子得避脫文皇屢夢公

被髮爲厲出焚其屍面色如生公家祖墳在水南正德十五年知州馬汝驥立祠祀之

外史氏曰嗚呼當擐甲王宮之時正所謂騎虎之勢也公乃輕身寡謀一召而往自投虎口又誰之咎耶以其不屈而死故錄之

侍郎胡介愍公子昭

初名志高字仲長四川榮縣人洪武中儒士仕至刑部侍郎建文四年九月殉難南都補謚介愍

富經術性方介從方孝孺游漢中蜀獻王重之以明經儒士薦爲榮縣訓導建文初陞翰林簡討又陞山東按察僉事進刑部左侍郎建文四年九月死之臨刑詩曰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時年四十一父復初母郭氏皆年八十餘并其子五人給緝繼等皆謫戍正德中巡按御史熊相立祠祀之

弟子義一名志遠亦以薦辟起家歷山東僉事聞兄死

棄官辟世丹陵蜀獻王湙憐之令削髮爲僧以親遺
體辭有子二人生數歲子義曰我兄無後天不絕吾
姓二子當免難竟棄去莫知所之

侍郎卓忠貞公敬

字維恭浙江瑞安人洪武戊辰進士仕至戶部侍郎建文四年殉難南都補謚忠貞

生而穎悟絕人七歲從羣兒戲相工曰此兒骨髮殊異必爲名卿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讀書實香山夜歸值風雨逃路望遠微有火光尋之乃小院見一老叟與僧帽不受求歸與一牛騎而行到家則黑虎也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好直言或以太剛則折爲戒曰吾知盡諫職耳禍福非所計也時諸王在宮中服飾與太子無辨一日乘間言于上曰朝廷

覩效全在宮中此紀綱所先今陛下與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飾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上曰爾言是朕慮不及此

陞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建文初燕王來朝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建文覽奏大驚翌日語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建文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事竟寢

文皇即位責公不奉迎曰此非前日奏裁諸王者耶公
厲聲曰若用敬言王安得至此文皇怒欲殺公而惜
其才謂姚廣孝曰諸奸臣皆欲害朕惟敬諫徙封內
地若聽其言則干戈息矣廣孝曰不然南昌地居下
流金陵加兵特探囊取物耳使敬言誠用陛下豈有
今日於是公遂死公臨刑從容嘆曰變起宗親畧無
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稟然經日猶如生夷三族文
皇常曰國家養士三十年唯得一卓敬後四十年劉
球傳其事私謚曰忠貞公立朝慷慨英偉美丰姿善
談論凡天文地理律曆兵刑皆能究察詩文峭拔磊

落所著凡五十卷遺書發明周子通書邵子經世之
學又若干卷

侍郎盧貞達公迥

浙江仙居人

建文三年爲戶部侍郎公疎爽不屑曲謹然大節皎然少喜飲酒酒酣輒長歌人或謂公狂旣仕顧折節恭愼靖難後不屈縛就刑長謳而死聞者悲之或曰盧珙

主事巨毅直公敬

陝西平涼人

初爲監察御史建文中戶部主事以淸愼稱靖難後被逮責問不屈死之夷其族

侍郎郭公任

鎮江丹徒人

廉慎有吏才建文間爲戶部侍郎朝廷用齊黃之策討諸藩之不靖者然後及燕公奏曰天下先其本而後末則易成除惡不去其本臣愚以爲迂也今日儲財粟以備軍需果何爲者然而北討周南討湘舍其本而末是圖非上策也且兵貴神速苟曠日遲久銳氣既竭姑息隨之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縞將坐自困耳文皇聞而惡之及卽位責問不屈被戮妻子俱死三女給配